

中国語の“是……的”文について

王亜新（東洋大学）

1

1. “是”字句类型

王亜新《现代汉语“是”字句研究》（2024年,白帝社）根据句式语义功能,并参考英语和日语的同类句式分类,将“是”字句分为以下两个大类、五个小类。

(01) I. 属性陈述句

1. 类属: 张老三是(一个)农民。
2. 性状: 这孩子是(个)黄头发。

II. 对象指称句

3. 指别: 《骆驼祥子》的作者是老舍。
4. 识别: 老舍是《骆驼祥子》的作者。
5. 等同: 周树人(就)是鲁迅。

上述句式属于基础句式,不同句式之间会出现功能上的交叉现象,因而需要根据语境来判断。除了上述句式以外,“是”字句还有很多变体句式,如主谓谓语句、以及“是……的”句等。

2

- (02) 类属：主语指向有定个体或类属，宾语表示其归属句或类属。
- a. 张老三是（一个）农民。
 - b. 汉族是黄种人。
- (03) 性状：主语指向有定个体或类属，宾语表示性质或特征。
- a. 这孩子是（个）黄头发。
 - b. 汉族人（是）黑头发、黑眼睛。
- (04) 指别：主语指向特定（有定）角色函数，宾语表示该函数的个体值
- a. 《骆驼祥子》的作者是老舍。
 - b. 1979年的美国总统是里根。
- (05) 识别：主语指向特定个体（实体），宾语表示其识别属性。
- a. 老舍是《骆驼祥子》的作者。
 - b. 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是我弟弟。
- (06) 等同：主语和宾语为已知成分，句式表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或等同性。
- a. 周树人（就）是鲁迅。
 - b. 马铃薯就是土豆，土豆就是马铃薯。

3

1.1. 指别与识别

指别句主语提示一个语篇域角色，不直接指向个体（实体），因此在后续句中不能使用人称代词或指示词来回指。相反，识别句主语提示一个场景域、或语篇域中的特定个体，宾语对其进行识别。识别句主语提示的个体可以在后续句中得到回指。

指别句主语相当于一个语义角色函数，宾语从某个体集合中选择一个值（个体）填入该函数，类似一种“清单式选择”，伴有“是A，不是B”等排他语气。主要说明是“哪个人（东西/类）”。

识别句主语提示场景或语篇中的某一个体（实体），宾语从角色或识别属性等角度进行识别。主要说明是“什么人（/东西）”。这种说明不属于清单式选择，而是一种定位性识别说明。

从语义功能看，指别指向外延集合，主宾语可以换位，而识别表示定位或识别，只能使用宾语指称形式，主宾语不能换位。

4

(07) 指别

- a. 中国的首都是哪儿？ → 哪儿是中国的首都？
— （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 b. 下一届美国总统是谁？ → 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
— （*他）是特朗普。
- c. 这次比赛的冠军是谁？ → 谁是这次比赛的冠军。
— （*他/*这）是小李。

(08) 识别

- a. 那座山是什么山？ — （那）是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
- b. （指着相片）这个人是谁？ — （这/他）是我弟弟。（*是一个好人）
- c.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是一本书。（?是一本畅销的书）

5

识别句有时类似属性陈述句，但在语义功能上明显不同。属性陈述句的主语一般提示已经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某一指称对象，该对象相当于角色与值的统一体。而识别句提示场景或语篇域中的某一未识别个体，其指称对象虽然是确定的，但其角色属性并不确定，因此需要从角色上进行定位或识别。指别和识别的区别也可以简单解释为：指别句主语提示某一角色，由宾语表示该角色下的实体，而识别句的主语提示某一个体，由宾语表示该个体的角色（身份）。

東郷雄二（2005）认为，识别句的主宾语在谈话模式中分属不同域，主语一般指向语篇域、或场景域个体，宾语指向知识域坐标，主宾语之间属于不同域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反，属性陈述句表示知识（包括个人体验）域中的主语与知识域中的宾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宾语属于同一域的成分。

另外，识别句表示定位或识别的精准度属于语用问题，与谈话双方知识背景或谈论的话题有关，一般只要满足谈话双方的语用目的即可。因此，识别句和属性陈述句之间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最终要根据语境来判断。

6

1.2. “的”字短语判断句

由“V的”短语作宾语的句式也属于“是”字句，也可以分成五类句式。

(09) 类属

- a. 雪是**白的**。 / b. 他是**学汉语的**（人）。
c. 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10) 性状

- a. 桌子是**木头的**（材质）。 / b. 这件毛衣是**手织的**。

(11) 指别

- a. 我要的是（那个）**白的**，不是（这个）**黑的**。
b. 哪个包儿是你的？

(12) 识别

- a. 这本书是**我借给他的**。 / b.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

(13) 等同

- a. 这个钱包就是**我丢的**（那个）。 / b. 他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7

2. “是……的”句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54）指出，“是……的”句是由判断句演变而来的，主要表示说话人的语气等。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将“是……的”句分为“是……的（一）”和“是……的（二）”，认为“是……的（一）”表示动作已经在过去实现或完成，其说明的重点是与动作有关的某一方面，如时间、处所、方式、条件、目的、对象或施事等。

“是……的（二）”表示说话人的看法、见解或态度等，“是……的（二）”的“是”和“的”表示语气，有时表示强调、肯定或态度坚决，有时表示口气的缓和或委婉。

我们认为，所谓“是……的”句是“是”字句的衍生句式，它特化了“是”字句的某些句式语义功能，与“是”字句之间形成一种交叉或重叠状态。

8

例如，下述句子哪些是“是”字句（“的”字短语句），哪些是“是……的”句，有时很难判断。

- (14) a. 青蛙是会游泳的。 （类指-属性）“是”字句
 b. 青蛙是在水里长大的。（类指-属性）“是”字句/是……的
 c. 青蛙是小李养的。（个指-属性or事件）“是”字句/是……的
 d. 青蛙是小李抓到的。（个指-事件）是……的

(14a, b) 属于“是”字句，但(14b)在某些语境下也能成为“是……的”句。
 (14c, d) 一般解读为“是……的”句，但(14c)也可能是“的”字短语判断句。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是……的”句是从“V的”短语句衍生出来的。“V的”短语是省略NP后形成的。“V的(NP)”属于定语结构，“V的”的功能是修饰中心词NP。当NP省略后，“V的”作为定语短语仍可以充任主宾语，并具有指代被省略NP的转指义（指称义），且保留了定语修饰语的某些结构和语义功能。

9

朱德熙（1984）认为，定语的功能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两种。其中“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和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我们看到，“是……的”中的“V的”也具有“限制性”或“区分性”分类功能，用于类属或个体的区分说明。

“的”字短语句属于“是”字句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属性陈述和对象指称这两个功能。

同样，这类句中的“V的NP”的NP分为两种，一种表示类属，相当于上位类属NP。另一种表示指称，相当于有定个指NP。省略NP后，表示类属的“V的”仍表示类属区分，其“V的”保留了指代类属的指称义。同时，表示个体指称的“V的”表示个体识别，转指某一有定个指NP，也保留了转指义。

10

下述句子使用“V的”形式，其中，有些句子属于“的”字短语句，有些被属于“是……的(一)”或“是……的(二)”。

- (15) a. 这本书是我的(书)。 =类属 / “的”字短语句
 b. 这批货是新出厂的(产品)。 =类属 / “的”字短语句
 c. 香蕉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类属 / “的”字短语句
- (16) a. 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那件)。 =个指识别 / 是……的(一)
 b. 我们是在西单看的(这个)电影。 =个指识别 / 是……的(一)
 c. 是谁给你打的(那个)电话。 =个指识别 / 是……的(一)
- (17) a. 他是特别想去的(?人)。 =?类属 / 是……的(二)
 b. 这条鱼是很新鲜的(?鱼)。 =?类属 / 是……的(二)
 c. 他的演技是非常出色的(?)。 =?类属 / 是……的(二)

11

3. “是……的(一)”的句式功能

3.1. “是……的(一)”的使用条件

根据朱德熙(1978)、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杉村博文(1999, 2015)、小野秀树(2001)、木村英树(2003)、袁毓林(2003)、沈家煊(2008)、杨凯荣(2016)等研究，一般认为“是……的(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 (18) a. 针对某个已然行为表示说明。
 b. 说明对象通常为特定的个别行为。
 c. 不表示事物的恒久属性。
 d. 不表示属性陈述，主要针对某个焦点表示确认或说明。
 e. 句子表层会出现“我是在西单买的书”这类非逻辑性结构。
 f. 动词一般不带“了、着、过”等时态标记。
 g. 动词不接受“不~、没~”等否定形式。
 h. 动词V的宾语一般为有定。

12

王亚新 (2024) 认为, “是……的(一)” 的句式功能是谈话双方在认可某一事件命题为真的前提下, 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包括成因)、或实施方式表示说明。所谓“形成过程”或“实施方式”属于广义上的“实现方式”, 包括与行为有关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手段、方法、时间场所等动词论元成分, 也包括原因、目的以及动作等。

3.1.1. “是……的(一)” 不表示焦点

一般认为, “是……的” 表示焦点说明, 但我们认为这不是“是……的” 句的本质性功能。例如, 杨凯荣 (2016) 认为当一元动词作谓语时, 在无其他任何环境格的情况下, 其施事或当事不能用于“是……的”。

(19) a. 谁走 / 死了?

b. ?(是) 谁走 / 死的?

(例句引自杨凯荣2016)

杨凯荣认为“是……的” 需要有一个施事或当事以外的论元或成分作为已知信息, 否则难以成立。

13

我们认为, (19b) 虽然表示焦点, 但不表示方式, 所以不成立。如果改为“怎么”或“什么时候”, 不论施事或当事是否为已知信息都能成立。

(20) a. 有人走了。

— b. *谁走的? → c. 谁走了? (焦点)

— d. 什么时候 / 怎么走的?(方式) → e. 怎么走了?(原因)

(21) a. 村里死了一个人。

— b. *谁死的? → c. 谁死了? (焦点)

— d. 什么时候 / 怎么死的?(成因) → e. 怎么死了?(怀疑命题为真)

(20b) 不成立, 问主体(焦点)一般用(20c), 但问方式可以用“是……的”。同时, (20e) 怀疑命题为真时也不能使用“是……的”。(21a) “死”为瞬间动词, (21d) 问方式实际等于问成因, 也可以用“是……的”。(21e) 虽然也问原因, 但对“死”感到意外(怀疑命题为真), 不能用“是……的”。

我们认为, 上述“是……的”是否成立, 取决于是否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说明事件的实现方式, 与主体是否为焦点或已知等无关。

14

(22) 有人睡了。

— a. 谁睡了？

— b. * (是) 谁睡的？

→ c. (看到床上很脏) 怎么这么脏，谁睡的？

(23) a. 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属性）

b. 这椅子是谁坐的？（属性 or “是……的(一)”）

(22b) 表示焦点（睡的人是谁），不表示实现方式时不能成立。(22c) “睡”相当于“床很脏”这一结果的致使行为，“谁睡的”表示实现方式，即：在睡造成的“床很脏”这一结果上，“睡”为致使行为，“谁”为致使者，“谁”表示“该结果的实现方式”，可以用“是……的”。同样，(23) “坐的”表示“车”或“椅子”的归属（领有属性）时，是“的”字短语，只有表示“脏了/坏了”等致使（实现）方式时，才能解读为“是……的(一)”。

因此，表示焦点指称（或重点）并非“是……的(一)”的本质功能，而是语境作用下凸显的语用功能。“是……的”句的实质性功能是表示造成某一特定结果的致使行为的实现方式，即“怎么V的”。

15

3.1.2. 原因或目的用于“是……的”句

木村英树（2003）认为表示原因的“为什么”不能用于“是……的”句。杨凯荣（2016）认为“为什么”不可以，但“因为”可以，原因在于“为什么”作为外状语具有事件性质（表示某个外因事件），因此不能进入“是……的”，而原因可以与时间、场所、工具等一样，成为区分限定动作的某种基准。

我们认为，“为什么”和“因为”能否进入“是……的”取决于是否表示实现方式，前提是仍然是谈话双方是否认可事件命题为真。只要认可命题为真，“为什么”和“因为”都能进入“是……的”句。相反，如果怀疑命题为真，则“为什么”会指向整个命题的真伪性，将一个事件命题变为质疑命题真伪的判断命题，无法用于“是……的”。

例如：

(24) a. ?他为什么迟到的？（木村英树2003）

b. ?他昨天是为什么给我打的电话？（杨凯荣2016）

c. 他昨天是为了什么给我打的电话？（同上）

d. 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同上）

我们认为，(24a) (24b) “为什么”对“迟到 / 打电话”表示不解，相当于怀疑命题真实性，

16

如果认可“迟到 / 打电话”这一命题为真，则“为什么”和“因为”都能用于“是……的”。

- (25) a. 你说说今天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什么**)迟到的?
 b. 你昨天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给我打的电话?
 c.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 **因为什么**)给你打的电话。

(25a)问原因，(25b)问目的。(25c)“为什么”为内嵌成分，默认“打电话”命题为真。上述原因或目的属于广义的实现方式(事件形成过程或成因)。

以下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例子，其中“怎么、为什么、因为”都表示“坐下”的实现方式。

- (26)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

17

3.1.3. “是……的(一)”的功能

我们认为，“是……的”是在说话人**认可某一事件命题为真的前提下，对该事件的实现方式进行说明**。对方式的说明，会涉及动词论元以及时间场所等因素，使其凸显为信息焦点，但这些都属于语用上的解读。表示焦点(指别)并非“是……的”的本质性功能。同时原因也可以作为实现方式(成因)而进入“是……的”句。

除了谓词论元及时间或场所以外，**动词(动作)**表示实现方式时也可以进入“是……的”句。

- (27) a. 这些萝卜是**偷**的。
 b. 这个钱包是**(路上)捡**的。
 c. 眼睛近视是**看书看**的。

18

由于“是……的”表示实现方式，因此并非任意一个动词句都能用于“是……的”。只有表示实现方式的动词句才可以。

- (28) a. 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的门锁咋嚓的转动声。
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刘醒龙：暮时课诵）
b. 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上述划线部分也属于承前说明，但不是实现方式，因此不成立。
某些行为样态，如不表示限制性或区分性说明时也很难用于“是……的”。

- (29) a. 她饿了，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唤（*的）。
b. 他哭了，大声地哭（*的）。
c. 她走了，脚步匆忙地离开了（/?的）这里。

19

相反，下述划线部分可以用于“是……的”句。

- (30) a. 这几件衣服，我是尽量挑便宜的买的。
b. 那一段路，他是提心吊胆地走过来的。
c. 这些钱是他一分一分地攒下的。

上述划线部分表示实现方式，具有区分性、且能左右行为结果，可以进入“是……的”。
以下是动词表示实现方式的例子。

- (31) a. 长根那天走后，还来过一次，那次他给凤霞带来一根扎头发的红绸，是他捡来的，洗干净后放在胸口专门来送给凤霞。（余华：活着）
b. 二喜哭得声音都哑了，走一段他说：“爹，我走不动了。”我让他把凤霞给我，他不肯，又走了几步他蹲了下去，说：“爹，我腰疼得不行了。”
那是哭的，把腰哭疼了。（余华：活着）
c. 他好像听到了亚洲的声音，那声音是飘过来的。好像亚洲是站在窗外说的。
然后他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亚洲就站在眼前，他不由吃了一惊。
（余华：四月三日事件）

20

3.2. “是……的(一)” 的语义结构

“是……的(一)” 的优势结构是“**V的O**”。“V的O” 作为定中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其中的“V的” 既能表示事物的属性（性质或用途），也能表示成因（起因或过程），从而使“V的O” 在表示已然和未然上形成不同的语义倾向。**表示性质或用途时具有非已然倾向，表示成因或结果时具有已然倾向。**

- (32) a. 吃的药（性质或用途） → 饭后吃的药。（非已然）
 b. 熬的药（过程或结果） → 用砂锅熬的药。（已然）

(32a) “V的” 表示“药” 的性质或用途，倾向于未然解读。(32b) “V的” 表示结果，倾向于已然解读。

21

因此，同样结构在不同语境下会形成不同解读。

- (33) a. 这本书是干什么用的？
 — **孩子路上看的。**（未然/用途= “的” 字短语句）
 b. 这本书怎么这么脏？
 — **孩子路上看的。**（已然/结果= “是……的” 句）

当“V的O” 的O为行为结果时，不论是否用于“是……的”，“V的” 都倾向于已然解读。这一倾向与“是……的” 句的语义结构是相吻合的。因此“是……的” 句和“V的O” 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关系，当“V的O” 表示已然时，可以进入“是……的”，如果表示未然，则构成“的” 字短语句。同时，“是……的” 表示实现方式，如果“V的O” 表示已然，但不表示实现方式，也不能进入“是……的”。

22

- (34) a. 这本书是**谁看的**? — 这本书是**我看的**。 (已然 / 非已然)
 b. 这本书是**谁写的**? — 这本书是**老舍写的**。 (类属/方式)
 c. 这本书是**谁弄脏的**? — 这本书是**我弄脏的**。 (方式)

(34a) “V的”有歧义，可以表示结果(已然)，也可以表示用途(非已然)。前者是“是……的(一)”，后者是“V的”短语。 (34b) “V的”表示已然，但句法层面有歧义，表示方式是“是……的(一)”，表示“书”的类属(老舍的作品)是“V的”短语。 (34c) 仅表示成因，属于典型的“是……的(一)”。因此，即使“V的”表示已然，但仅此还不足以判断其是否为“是……的”句，**最终还要看它是否表示方式**。

由于“是……的(一)”用于已然事件，有些先行研究认为“的”是**体标记**。实际上，“是……的”句是把动词句的语义关系放到名词判断句这一句式平台上来进行逻辑性说明，因此“的”不是体标记。名词判断句中也不应该出现体范畴。

23

3.2.1. “V的0”的语义结构

“V的0”相当于定中结构，“V的”相当于定语修饰语。当V表示致使行为时，0为致使结果(包括行为的结果或受影响的对象)。当“V的0”的V或0为已知时，陈述焦点会从0转移到V的修饰语(状语部分)，从对行为结果的说明演变为对行为方式(形成过程)的说明。即：从表示“**如何实现的结果(怎样VP的NP)**”转而表示“**如何实现的方式(怎样VP的)**”，最终特化为表示实现方式的“是……的(一)”。

“是……的(一)”作为一种特化的衍生句式，具有特定语义功能。它继承了定中结构“V的0”的某些特征，且在结构和功能上也会受到相应制约。

- (35) a. 我是跟朋友**去的上海**。
 b. ??我是跟朋友**去的旅行**。 (连动结构)
 → c. 我是跟朋友**去旅行的**。

24

- (36) a. 走路走得很累。
b. *是因为走路走的累。(动补关系) → c. 是因为走路走累的。
(37) a. 她来日本来了三次。
b. *她来日本是来的三次。(动词+次数补语, 次数不属于单一事件的实现方式)
(38) a. 你什么时候见过小李? (过=动态助词)
b. ??你是什么时候见过的小李? → 你是什么时候见的小李 / 见过小李的。
(39) a. 我上午看见小李买东西。(小李买东西=主谓短语)
b. *我是上午看见的小李买东西。→ 看见小李买东西的。

上述句式都需要满足“V的0”这一定中结构条件。另外, “V的0”通常要求0为V的受事, 如果0不是受事时, 有时也会不自然。

- (40) a. ?这件事是谁告诉的老师? → 这件事是谁告诉老师的?

- (41) a. 是妈妈给的钱 / 我。

- b. ?钱是妈妈给我的(*钱)。→ c. (钱)是妈妈给我的(钱)。

(40a) “老师”为与事, 一般使用“V0的”。(41a) “给的钱 / 给的我”都能成立, 后者将“我”视为受事。但“钱”置于句首时, “我”凸显为与事, 一般说成(41c)。因此, “V的0”和“V0的”仍受到定中结构的语义约束。“的”的位置与定中结构趋于一致。因此, “是……的”中的“V的0”的“的”属于结构助词, 不能随便移位。

因此, 有关“的”的移位说也不成立。

25

3.2.2. “V的0”的语义功能

在“V的0”中, “V的”与0之间属于修饰与被修饰关系。“V的”表示0的区分性识别或角色属性, 在语义上构成“属性de个体”或“角色de值”。

- (42) a. 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宾语表示指别)
b.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宾语表示识别)

从语义看, (42a) “V的(老舍写的)”相当于语义角色函数, “0(《骆驼祥子》)”为值, 表示指别。而(42b)的0为个体值, “V的”为识别属性, 表示定位或识别。表示指别的(42a)相当于分裂句。汉语的分裂句一般构成下述句式。

- (43) a. 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转指受事)
b. 写《骆驼祥子》的是老舍。(转指施事)
c. *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是1936年。→ 老舍写《骆驼祥子》是1936年。
d. *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是在北京。→ 老舍写《骆驼祥子》是在北京。

上述句中, “SV的”转指受事, “V0的”转指施事(包括工具)或与事, 如果指向时间场所时不用“V的”。这意味着汉语的“V的”仅指代动词必要论元, 指代时间、场所等非必要论元时不能用“V的”。

26

相反，表示识别时，谓语部分一般都会使用“V的”形式。

- (44) a.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书/骆驼祥子）。
 b. 《骆驼祥子》是（老舍）1936年写的。
 c. 《骆驼祥子》是（老舍）在北京写的。
- (45) a. 老舍是写《骆驼祥子》的。
 b. 老舍是1936年写（《骆驼祥子》）的/写的《骆驼祥子》
 c. 老舍是在北京写（《骆驼祥子》）的/写的《骆驼祥子》

(44) 以受事为主语，一般构成“V的O”，(45) 以施事为主语，可以构成“VO的”，也可以构成“V的O”。这两类句式都可以解读为“是……的(一)”，但“V的O”和“VO的”在转指义上有明显区别。

27

我们认为，“是……的”从句式功能看源于个体识别句，是从“S(是)怎么VP的(NP)”这类识别句演变而来的衍生句式。

- (46) a. 这本书是老舍写的。（识别句/是……的）
 b. 这碗饺子是（明天/昨天）中午吃的。（识别句/是……的）

(46a) “老舍写的”可以表示这本书是谁的作品（识别），也可以表示这本书是谁写的（方式）。(46b) “中午吃的”用于未然时表示用途，用于已然时表示方式。都是对“那碗饺子”的识别性说明。这个“中午吃的”不是“饺子”的类属属性，而是区分性识别属性。这类识别说明进一步分化为用途说明和实现方式说明，后者演化为“是……的(一)”。

28

“V的”这种定语结构用于识别说明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见于汉语，也见于英语和日语，如英语的分裂句和日语的「のだ」句都是通过修饰语与被修饰语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而且也都针对某一个体表示识别。

- (47) a. It was John who came to my home yesterday.
b. John was the person **who came to my home yesterday**.
- (48) a. 昨日我が家に来たのはジョンだ。(指别)
b. ジョンは**昨日我が家に来たのだ**。(识别)
- (49) a. 昨天来我家的是约翰。(指别)
b. 约翰是**昨天来我家的**。(识别)
c. 约翰是昨天来的我家。(是……的(一))

但是，(49b)“V0的”和(49c)“V的0”的区别不是通过“的”移位而实现的，“V的0”成为“是……的”的优势结构，显然与转指义有关。

29

朱德熙(1978)将“的”字短语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 (50) S1: M+是+DJ的 (小王是昨天来的)
S2: DJ的+是M (昨天来的是小王)
S3: 是+M+DJ的 (是我请小王来的)
S4: 是+DJ的+M (是我开的门)
S5: (DJ的)1+是+(DJ的)2 (他拿的是人家挑剩下的)

上述五种句式相互关联，有些句式之间具有平行变换关系，都属于名词性判断句。我们看到，“DJ的”(以下记作“V0的”或“SV的”)作为修饰语在句子中主要承担以下三个功能。

- (51) a. V0的S (定语: 昨天来我家的小王)
b. V0的是S。(主语: 昨天来我家的是小王 =指别)
c. S是V0的。(宾语: 小王是昨天来我家的 =识别)
- (52) a. SV的0 (定语: 我请来的小王)
b. SV的是0。(主语: 我请来的的是小王 =指别)
c. 0是SV的。(宾语: 小王是我请来的 =识别)

30

“是……的”源于识别句，对进入“V的”的成分会有相应的语义约束，即要求该成分应具有积极的识别意义。

(53) a小王是第一个 / 先 / 后 / 最后跳下水的。(识别)

b. 小王是勇敢 / ?愉快 / ?匆忙 / ?犹豫地跳下水的。(样态)

(53a) 划线部分具有区别于其他个体的识别意义，但(53b)表示样态，缺少区别性识别意义。

从这个意义说，“V的”相当于表示识别的定语结构，这也构成“是……的”的一个语义条件。如下述划线部分一般不能用于“是……的(一)”。

(54) a. 小王有一天来我家了。

b. *小王是有一天来的我家。 → c. ?来我家的

(55) a. 我感冒了，不停地咳嗽。

b. *我感冒了，不停地咳嗽的。

因此，能否进入“V的”并不取决于能否说明V，而是取决于能否说明“V的”。即取决于是否成为区分性修饰成分。因此“是……的”的“V的”继承了定语结构的某些特征，在语义和结构上有相应的约束，并非任意一个动词句加上“是……的”就能成句的。

31

3.3. “V的0”的形成机制

“是……的”句中，“V的0”属于优势结构。由于“V的0”在句式表层会形成非逻辑性结构，因此成为讨论的热点。

朱德熙将例这类句式（即“是我开的门”）解释为“是+V的+M”，认为S4和S3的差别在于“V的”和M换了位置，S3（是我+开门的）是主语“V的”后置的主谓句，而S4（是我开的门）是主语M后置的主谓句。S4如果把主语提到句首，就变成了“M+是+V的（门是我开的）”，相当于S1。因此，S4和S1之间存在着句式上的变换关系。

(56) a. 门是我开的。(S1)

b. 是我开的门。(S4)

按照朱德熙的观点，S4里的M(门)是V的潜宾语，所以M和“V的”同属宾格，且V必须是二价以上动词。在这类句中，当P=1时，可以在句首安上一个主语（以下例句引自朱德熙1978）。如：

(57) a. (学校)是昨天发的工资。(学校=潜主语)

b. (我)是昨天发的工资。(我=潜间接宾语)

32

补出主语后的句式相当于“M1+是+V的+M2”，由于谓语部分的“V的”和句首M1不发生直接的结构关系。同时，这种结构因为和“V的”做修饰语的偏正结构同形，所以会有歧义。如“他是去年生的小孩儿”的“他”可以理解为小孩儿，也可以理解为小孩儿的母亲，前者是名词性偏正结构，后者是M+S4。

(58) a. 他是去年生的小孩儿。(M1+是+V的+M2)

→ b. 他是去年生的小孩儿。(他=小孩)

→ c. 他，小孩儿是去年生的。(他≠小孩)

(58a)和(58c)确实语义相近。不过，朱德熙没有说明这种句式在句法上是如何实现的。

33

沈家煊(2008)提出了“糅合类推”的观点。

(59) 他是昨天出的医院。

a. 这是昨天出的病人 b. 他是昨天出的病人

x. 这是昨天出的医院 y. (—) ← xb 他是昨天出的医院

句中的y是仿照b类推出来的，实际的过程是b和x二者的糅合，糅合的产物填入y的位置，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横向相关、竖向相似”的方阵。沈家煊认为，类推的动因是说话人要表达一种新的意思，而通过类推糅合得到的简洁形式正好能够表达这种新的意思。它体现了说话人的一种移情和主观认同。如下述a和b在句式语义上总体是一致的。

(60) a.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b. 他是美国太太(，我是日本太太)。

(60a)和(60b)在句法和语义类型上是一致的，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去年生的”修饰“孩子”，跟“日本”修饰“太太”一样，都表达一种主观认同。在客观上，“他”不是“孩子”，跟“我”不是“太太”是一样的。但说话人主观上可以将“我”和“日本太太”等同起来，同样，也可以将“他”和“去年生的孩子”等同起来。因此，上述两个句子都属于“主观认同”句。

34

龙海平等（2011）认为汉语的“N1是AV的N2（我是昨天买的票）”是在宋元时期就形成的偏指称判断句(deferred quatives)。所谓“偏指称判断句”相当于沈家煊的“他是美国太太”这类判断句。这类句式是以N1为话题，运用焦点结构“是A”来表达复杂结构“V的N2”完成方式的凸显句。在这类句式中，N2不再是“AV的N2”结构的中心词，而是形成了“S是AV的O”这种新句式。这类句式不同于一般的语法句，是一种依赖具体语境来支撑的“语境句”。

我们同意龙海平的“语境句”提法，但同时认为，句首成分N1不一定代表话题。另外，“是……的”句也不应局限于单句范围，而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句群范围来考虑。

35

3.4. “V的O”和“VO的”的指称义

我们同意朱德熙的观点，认为“V的O”和“VO的”的形成与“的”字结构有关，并继承了“V的”的结构和功能，且“V的(O)”和“V(O)的”都保留了指称（转指）义。

- (61) a. (小李)是昨天买这本书的。
b. (小李)是昨天买的这本书。

上述“VO的”和“V的O”都成立，但转指义不同，“V的(O)”指向受事，“V(O)的”指向施事，因此会出现差异。

- (62) a.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的(书)。 (V的O)
b.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书)的。 (*VO的)

(62a)“V的(O)”转指“书”。虽然“昨天买的书”的“书”为冗余，但句法上可以成立。而(62b)“V(O)的”转指施事，针对“书”进行说明时，“VO(买书)的”无法指代“书”，因此不成立。(62b)即使插入“他(=小李)”说成“他是昨天买书的”也不自然。

因此，我们认为，在“是……的”句中，针对施事进行说明时，既可以接受“VO的”，也可以接受“V的O”，但针对受事进行说明时，只能接受“V的O”。这显然与“V的O”的转指义有关。

36

针对先行句进行承前说明时，普遍带有针对宾语的倾向，这与先行句中宾语代表新信息和陈述焦点有关。因此，使用“是……的”进行承前说明时，尽管施事和受事在逻辑上都有可能成为说明对象，但受事更占优势。

(63) a.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 ***给谁打电话的 (VO的)** / **给谁打的电话 (V的O)**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b. 当然，他还说了四、五句别的寒暄的话，**但都是站在门口说的**。随后，在“再见”声中，许明辉把门闭上了。（王朔文集）

→ ***站在门口说话的 (VO的)** / **站在门口说的话 (V的O)**

上述“V的”在语义上只能指代受事。说明指代受事的“V的O”成为优势结构不是偶然的。

我们认为，“是……的”中的“V的O”占优势，与其在语义上指代受事有关。从一般的语义取向看，受事作为行为结果或行为承受者，在属性上相比施事更依赖于行为（的方式），因此对受事的说明反过来也更容易转为对行为（方式）的说明。

37

因此，我们认为“V的O”不是主语后置，也不是“的”的位移，而是与其指代受事的指称义有关。在结构和语义上，它保留了定中结构的某些特征，在语义功能上，从对行为结果（事物）的识别说明转为对行为的识别说明，最终特化在表示行为的实现方式上。

从句式看，“是……的”相当于针对某个事件命题的说明句。提示该命题的成分（命题提示语）可以成为句式表层的主语，也可以成为更高层别的话题，作为一个话题提示语或触发语(trigger)来构建一个更大范围的、类似主谓谓语句的题述句。例如：

(64) a. 太太，他是美国的(太太)。

b. (太太)他是(娶的)美国太太。(V的O)

c. (太太)***他是娶美国太太的。(*VO的)**

(65) a. (生)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V的O)

b. (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V的O)

c. (孩子)***他是去年生孩子的。(*VO的)**

d. (孩子)他是生的男孩儿，我是(生的)女孩儿。(V的O)

e. (孩子)***他是生男孩儿的，我是生女孩儿的。(*VO的)**

38

上述句式中，(64)“太太”相当于“V(娶)的”宾语，只能使用“V的0”结构。其中“他”作为参与或领有该事件(属性)的主体。不是直接说明对象(命题)，而是提示说明范围的次话题。

我们看到，这类句子如果补入动词时，只能构成“V的0”，而不是“V0的”。这也说明“V的0”是在语义约束下形成的结构，与“的”的移位无关。

针对某一事件进行说明时，指代受事或行为(事件)的成分更容易成为话题提示语，同时，大谓语也会在说明指向上尽可能与话题保持一致。

(66) a.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M+S4)

→ b. 他，孩子是去年生的。(M+“M+V的”)(朱德熙)

→ c. (生)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朱德熙认为(66a) M是插入语，在结构上与“V的”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应当解释为(66b)。

我们认为“孩子”是更高层次的话题，应当解释为(66c)，即在“(生)孩子”这一命题上，“他”领有“去年生的(孩子)”这一事件或属性。“(生)孩子”相当于命题提示语(主题)，“他是去年生的(孩子)”相当于说明(述题)。

39

依据这一语义关系可以构建以下几个句式。

(67) a. 生孩子，他是去年生孩子的。(V0的)

b. 生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V0的)

(68) a. 老李，他是去年生孩子的。(V0的)

b. 老李，他是去年生的孩子。(V的0)

(69) a. 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V的0)

b. 孩子，*他是去年生孩子的。(*V0的)

(67)以“生孩子”这一事件为话题时，“V0的”和“V的0”都可以成立，但(67a)间接表示“他”的属性。(67b)的“孩子”虽为冗余，但在逻辑语义上可以成立。(68)以“老李”为话题，(68a)相当于对“老李”的说明，(68b)倾向于对行为的说明。当(69)以“孩子”为话题时，一般只有(69a)“V的0”这一种选择。

从句式结构看，“(是)去年生的孩子”不是一个整句，而是一个短语，在语义上指向“孩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相当于一个主谓谓语句中的大谓语，表示对话题(大主语)的说明。

40

汉语的主谓谓语句中，施事和受事都可以提升为大主语来提示话题，但受事因为不是事件领有者，更容易作为提示语来指代该事件。

主谓谓语句的典型句式语义是表示〈话题-说明〉这一题述关系，〈话题〉约束〈说明〉的语义指向，并对这部分的句式和语义结构有约束或整合作用。在汉语里，以受事为大主语时，经常会在句式表层形成非逻辑性结构，

- (70) a. 鼻子，是大象（的）长。
 b. 太太，他是（娶的）美国的（太太）。
 c. 大学，他是（学的）理科，我是（学的）文科。
 d. 洗脸，我是（用的）凉水。
 e. 工资，我们是学校发的（工资）。

上述非逻辑性结构都能在大主语的语义框架下实现语义整合。其中“是”失去动词功能转而提示焦点。这类句中插入动词时，一般会构成“V的O”。说明这一结构是在语义约束下形成的。

这也能说明“是……的”中出现非逻辑性结构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话题-说明〉这一题述关系有关，相当于主谓谓语句的一种变体句式。

41

3.5. “没／不V(0)的”

“是……的(一)”一般不用于未发生（否定）事件，所以很少出现“没／不V(0)的”形式。

- (71) a. 做饭了。
 — b. 怎么做的饭？（“怎么”问方式）
 (72) a. 没做饭。
 — b. 怎么没做（*的）饭？（“怎么”问原因）

(71a)表示“做”这一行为实现了，可以问其实现方式“怎么做的”；(72)“没做饭”表示行为未实现，很少对“没做”来问实现方式。这时的“怎么”转而问“没做”的原因。但是，实际例句中也会有一些表示原因的“没／不V(0)的”。

- (73) a. 你心里还是想见他的吧？你是为了不让我难过才不见他的吧？
 （戴厚英：人啊，人！）
 b. 他一面走一面对自己说：“我是怕干不好才没动这个念头的。（郑万隆：古道）

上述句式一般使用“VO的”。这反过来也证明，“V的O”具有受事指称义，当行为未实现时，受事(O)不能作为结果来承指行为，也很少用于话题来提示事件，因此也很少放在“V的”后面。

42

3.6. 小结

“是……的(一)”的功能是针对某个已然事件的实现方式表示识别性说明。句中的“V的”保留了指称义，因此形成了“V的O”和“VO的”两种格式。这两种格式继承了定语结构的某些特征，对进入该结构的成分会有相应的约束，并非任意一个动词句都能构成“是……的”句。

“是……的(一)”作为“是”字句的一个衍生句式，在结构和功能上继承了“是”字句的某些特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是……的”句解释为由动词句添加“是”或“的”而成的。这种解释无助于说明“是……的”的语义功能，也无法解释在相同语义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动词句不能用于“是……的”句。

一个新的句式通常是由某一原始句式扩展后形成的。一个新的句式形成时，除了继承原有的句式结构外，也会借鉴并吸收邻近句式的某些结构，从而造成新的句式结构。因此，新的句式结构往往与原有句式结构在语义、句式结构和功能上相互交织的句式网络。

43

4. “是……的(二)”的句式功能

4.1. “V的”短语和“是……的”句

“V的”短语是定中结构省略中心词后形成的。“V的”作为定语修饰语，原有功能是修饰中心词NP。NP省略后，“V的”作为名词性短语仍然可以充任主、宾语，保留了指代被省略的NP的转指义，也保留了定语修饰语的语义结构和功能。

- | | |
|--------------------|-----------------|
| (74) a. 这本书是我的(书)。 | V的=名词性成分，具有指称义 |
| b. 这本书是新出的(书)。 | V的=名词性成分，具有指称义 |
| c. 这本书(*是)厚墩墩的。 | V的=形容词性成分，没有指称义 |
| d. 这本书是值得读的(?书)。 | V的=根据语境会有不同解读。 |
| e. 读书是有好处的(?事)。 | V的=一般解读为失去指称义。 |

(74a)“我的”等于“我的书”，属于“这本书”的上位名词。“我的”转指“书”时仍保留类属区分功能，属于“V的”短语。(74b)也如此。这类“V的”都具有指称义。相反，(74c)为形容词性成分，不具有指称义。(74d)有两种解读。“V的”能添加NP时，相当于“V的”短语。如果不能添加时，意味着“V的”失去了转指义，继而成为“是……的(二)”。(74e)不能添加NP，一般会解读为“是……的(二)”。

44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是……的(二)”继承了“是”字句表示属性陈述的句式功能，“V的”失去转指义后，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类属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是……的(二)”作为衍生句式，因此具有特定的句式功能，有时与“V的”短语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有时在语义和结构上也会出现交叉或重叠，二者之间处于一个模糊状态。这也反过来说明“是……的(二)”源于“是”字句，并部分保留了“是”字句的结构和功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从句式功能看，“是……的(二)”的“VP的”继承了定语修饰语的功能。朱德熙(1984)认为，定语的功能可以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两种。其中“**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和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是……的(二)”中的“VP的”也属于这种“**限制性或区分性分类**”功能，用于表示**逻辑性、或类属性区分说明**。

45

4.2. “V的”的指称义

“是……的(一)”和“是……的(二)”在“V的”是否具有指称(转指)义上有差异。“是……的(一)”句表示个体识别，其“V的”保留了转指义，可以分为“**V的O**”和“**VO的**”两种格式。而“是……的(二)”继承了类属·类别陈述功能，只有“**VO的**”一种格式，且失去了转指义，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类属(属性)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 (75) a.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b. 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书)。
c. 这种意见是很有价值的(?)。

(75a)“有价值的书”说明书的类属，是“的”字短语。(75b)有两种解读。表示“**有价值的书**”时，是“的”字短语，但表示“这本书”具有“**有价值**”这一属性时，会转化为“是……的(二)”。(75c)的“VP的”仅能表示“他的意见”具有“有价值”这一属性，一般解读为“是……的(二)”。

46

(76) a. 我娘在一旁哭得呜呜响，她对我说：“我说过家珍是你的女人，
别人谁也抢不走的。”（余华：活着）

b. 家珍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去城里请个郎中来。”

请郎中可是要花钱的，我站着没有动。（余华：活着）

c. 然后他的手又伸了出来，手指间夹了一根香烟。他若无其事地
点燃香烟抽了起来。但他感到他的若无其事是装出来的。

（余华：四月三日事件）

(76a) “VP的”缺少转指义，仅表示“家珍”具有“别人谁也抢不走”这一属性。(76b)表示“请郎中”具有“要花钱的”这一属性。(76c)“装出来的”可以解读为“若如其事”的实现方式，也可以解读为“若无其事”的属性。

从语义功能看，上述句子都是对“V的”部分的区分性说明。

“是……的(二)”相当于从表示“属于哪种VP的NP”这种类属区分，演变为表示“具有哪种VP属性”这种区分性说明。

47

4.3. “是……的(二)”针对某个既有命题表示逻辑判断

从命题类型看，“是……的(一)”针对某一事件命题，说话人认可该命题为真，并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或实现方式表示说明，其说明内容一般指向事件内部因素。相反，“是……的(二)”一般针对某一判断命题，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合理）性、类属进行说明，相当于一种逻辑性判断。因而会转而表示说话人自身的态度和立场。

同时，由于“是……的(二)”的“V的”失去转指义，因此“的”可以从脱落，成为一个句尾标记，并进一步演化为表示情态的语气词。

(77) a. 幸福自然是人人向往的，但是不可能人人如愿。

b. 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

c. 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上述句式一般解释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立场，表示断定、确信、肯定、强调、委婉以及解释等。但我们认为，这些功能主要是语用上的解读，实际上，“是……的(二)”源于“是”字句的类属陈述句，其演化过程与“V的”失去转指义有关。这类句子虽然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但仍保留了从类属范畴对事物（属性）进行区分的功能。

48

“是……的(二)”一般将某个事态(或判断)作为判断命题来表示说话人的判断或说明。“是……的(二)”针对的命题需要事先获得谈话双方的共识,相当于双方谈论中的某个话题。由于“是……的(二)”以既定命题为前提,因此属于一种依附性句式,一般与上下文有关联性,并非任意一个句子只要加上“是”或“的”就能成句的。

例如,说话人单方面提出的内容(初始命题)缺少谈话双方共识时,一般不能使用“是……的”。

(78) a. 外边很冷吗? → b. *外边是很冷的吗?

— c. 外边很冷。→ d. ?外边是很冷的。

(79) a. 你明天干什么? → b. *你明天是干什么的?

— c. 我想去买东西。→ d. *我是想去买东西的。

上述(78)表示单方面提出的命题时,一般不用“是……的(二)”。同样,(79)表示个人行为或意愿时,缺少类属区分意义,一般也不用“是……的”。

49

同样,下述“隐现句”表示新场景的出现,缺少既定命题,因此很少使用“是……的”。

(80) a. 我家来了一个客人。→ *我家是来了一个客人的。

b. 夜空中出现几颗星星。→ *夜空中是出现几颗星星的。

c. 羊圈里丢了两只羊。→ *羊圈里是丢了两只羊的。

d. 夜里下了一场雨。→ ?夜里是下了一场雨的。

相反,表示规律性、或逻辑性事理时常常使用“是……的”。

(81) a. 学外语只要肯花时间, **是一定能学好的**。

b. 你要是问我的意见, **我是不同意你去的**。

c. 别等了, **他今天是不会来的**。

d.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50

同样，针对对方提出的命题（相当于既定的、共有的命题）进行逻辑性说明时，可以使用“是……的(二)”。

- (82) a. 你是知道这件事的。
b. 这件事，是以前说过的。
c. 你别劝了，他是不喝酒的。
d. 这件事是可以明天再商量的。

上述“是……的”针对谈话双方谈论中的某个命题（划线部分）来表示说话人的判断或说明。在以往研究中，上述“是……的”一般解释为强调或解释。我们认为，上述“是……的”是针对某个既定（共有）命题表示说话人的判断或立场。在说话人看来，**这一判断是基于事实、或合乎常理的逻辑性判断**，因而是对方可以理解或接受的。一般解读为解释、说服或婉转语气。

51

4.4. 事件陈述（感知性）与属性陈述（知识性）

命题陈述分为事件陈述和属性陈述。前者表示临时状态、或个别事件，后者表示恒常属性。一般地说，针对偶发事件、或临时状态进行说明时，很少使用“是……的”。相反，表示恒常属性时，会使用“是……的(二)”，后者属于一种逻辑性、知识性陈述。一般表示从常理、或常识角度来进行的一种类属区分性逻辑判断。

- (83) a. 今天村里死了一个人。→ b. *今天村里**是**死了一个人的。
c. 村里每天都死人。→ d. 村里**是**每天都死人的。
(84) a. 这个药没治好他的病。→ b. *这个药**是**没治好他的病的。
c. 这个药治不好他的病。→ d. 这个药**是**治不好他的病的。
(85) a. 这件事上，他很诚实。→ b. 这件事上，他**是**很诚实的。
c. 这件事上，他很不诚实。→ d. 这件事上，他**是**很不诚实的。

(83a)是偶发性事件，一般不用“是……的”。(83c)是反复性事件，可以视为常态或规律而使用“是……的”。(84a)是偶发性事件，(84c)说明药物属性。(85a、c)是感知性描述，而(85b、d)是对“他”是否“诚实”的知识性陈述。

52

“是……的(二)”的判断伴有基于某种依据的逻辑判断语气。这些依据可以是常理、规律、事实、经验以及个人体验等，一般具有常理性或恒常性。这种语气可以解读为确信、强调、坚持、说服、解释、缓和以及委婉等。其中有些语气之间是对立的，之所以能共现于同一个句式与使用场景不同有关。

- (86) a. 大家对这件事是比较失望的。
 b. 说实话，她也挺不容易的。
 c. 你知道我每天都要上班的。
 d. 这件事，你应该会理解的。
- (87) a. 我(是)一定会帮你的。(你放心吧)
 b. 你放心，我(是)不会骗你的。(你应该相信我)
 c. 我其实是不想去的。(希望你理解)
 d. (其实)他是爱你的。(只是你没察觉)

上述句式都伴有基于依据或常理，且伴有某种不容置疑的、逻辑性判断语气。

53

另外，“是……的”用于理应如此，但实际出现了意外等场合。

- (88) a. 我真想去。
 b. 我(本来)是真想去的，可实在是忙不过来。
- (89) a. 我不想告诉你。
 b. 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
- (90) a. 我是打算去北京的。
 b. 我原来是不打算去的(后来又去了/*后来又去的)。

上述“是……的”表示原有判断是真实的、合乎逻辑的，但实际出现了意外等。由于意外情况不合常理、具有临时属性，很少使用“是……的”。

54

4.5. 句尾“的”

- (91) a. 冬天的哈尔滨 (是) 很冷的。
 b. 冬天的哈尔滨 (?是) 真冷 (*的)。
 c. 冬天的哈尔滨 (?是) 够冷的。

(91a) 可以解释为“的”字短语句，也可以解释为“是……的(二)”。前者表示“很冷的地方”，后者表示“很冷”这一属性。(91b) “真冷”表示临场感受(感知性陈述)，不用“是……的”。(91c) 有不同解读，“VP的”可以解读为形容词性成分，也可以解读为“是……的(二)”。如果解读为后者的话，相当于句尾“的”独立承担了“是……的(二)”的句式功能。

我们认为，(91c) “的”源于“是……的(二)”，是因为脱离了“V的”而形成的。这类句中的“是”失去了动词功能，可以省略，因此与“会、要、可、算(是)、挺、总是、老是”等副词交集时会出现“是”的脱落，形成由“的”字独自承担“是……的(二)”句式语义功能。

55

- (92) a. 这家饭馆在当地算 (是) 有名气的。
 b. 我明天 (是) 要上课的。
 c. 这活儿 (?是) 够累人的。
 d. 碰到这种事，换谁都 (?是) 会这么想的。
 e. 听你这么说，我还 (?是) 挺感动的。

上述句子在功能上类似“是……的(二)”，由于出现“算(是)、要、够、会、挺”等而造成“是”字脱落。上述句中的“的”，与“的”字短语句、或“是……的(一)”中的“的”不同，失去了转指义，因而脱离“VP的”束缚，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句尾成分，类似一个情态(语气)词。

另外，日常对话中常见的“是的、对的、好的”等也属于这个“的”。这些“~的”是对对方提出的判断或提议(命题)表示肯定、理解或赞同，相当于“你说得对、有道理、我同意”等，仍然表示某种判断语气。

56

4.6. 小结

我们认为,“是……的(二)”的句式功能是针对某一既有命题,表示说话人逻辑性判断或说明。这些功能源于“是”字句表示类属陈述的功能。“是……的(二)”作为“是”字句的衍生句式,其“V的”失去了转指义,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陈述,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类属区分性说明的功能,并在语用上体现为说话人基于事实或逻辑的主观性判断。

“是……的(一)”和“是……的(二)”分别继承了“是”字句表示类属和识别的句式功能,“V的”作为定语结构具有区分性功能,主要表示属性或个体的区分性说明。“是……的(一)”的“V的”指向有定个体,保留了转指义,因而形成“V的0”和“V0的”两种格式。而“是……的(二)”的“V的”失去转指义,因此句尾“的”可以从“V的”脱落,成为句尾标记,并逐渐演化为相对独立的情态(语气)词。

57

主要参考文献

- 坂原茂 1990 役割, ガ・ハ, ウナギ文, 『認知言語学の発展・第3巻』講談社。
大河内康憲 1985 量詞の個体化機能, 『中国語学』232号, 日本中国語学会。
大河内康憲 1997 “是”のムード特性, 『中国語の諸相』白帝社。
東郷雄二 2005 名詞句の指示とコピュラ文の意味機能, 『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東郷雄二)。
李讷、安珊笛、张伯江 1998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 『中国语文』第2期。
刘月华等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龙海平、肖小平 2011 “我是昨天买的票”句式及其相关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木村英树 2003 “的”字句的句式语义及“的”字的功能扩展, 『中国语文』第4期。
杉村博文 1999 “的字结构”、承指与分类, 『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 『当代语言学』第1期。
沈家煊 2008 “移位”还是“移情”, 『中国语文』第5期。
王 力 1954 《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
王亚新 2021 汉语“是…的”句的语用条件和功能, 『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23号。
王亚新 2024 《现代汉语“是……的”句研究》, 白帝社。
西山佑司 2003 『日本語名詞句の意味論と語用論—指示的名詞句と非指示的名詞句』ひつじ書房。
小野秀樹 2001 “的”の「モノ化」機能=「照応」と“是……的”をめぐって, 『現代中国語研究』第3期, 朋友書店。
楊凱榮 1997 「V的N」における已然と非已然, 『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中国語学論文集』東方書店。
楊凱榮 2016 句中成分的焦点化动因及优先度等级—从事件句到说明句, 『中国語学』第263号, 日本中国語学会。
袁毓林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中国语文』第1期。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中国语文』第1、2期。

58